



文匯 讀書周報

第 1705 号 本期八版 2018 年 3 月 19 日 星期一

阅读前沿

- 罗雪村 — 《无问西东》观后漫笔
- 龚静 — 『闹市闲民』，『安命』在『一座城』
- 刘佳林 — 在纳博科夫的艺术魔岛上悠游嬉戏
- 虞云国 — 『射雕三部曲』与『杨讷史学著作四种』

每周一书



《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

扬之水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定价：118 元

“定名与相知”，是作者在名物研究中不断重复的词，“定名”针对“物”而言；“相知”则须出入于“物”与“诗”之间，以此打通二者之联系。

《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11 篇文章均为作者在各地博物馆观展所得，或文房用具，或金银首饰，或花结绶带，或家居用器……70 余家博物馆，400 余幅器物照片，从定名到相知，一步步引领读者走进各馆文物的“繁华”世界，让物的美、时间的印迹、历史的片段、生活的诗意，翩然交织于纸上。

(下转第二版)

郑振铎先生的几本藏书

■ 陈逸

最近看到振铎公公躺在藤椅上聚精会神读书的照片。振铎公公的儿媳朱明磊伯母告诉我，这是振铎公公的女儿小箴在北京黄化门住宅院子里给他拍摄的，时间是上世纪 50 年代。我凝视着这张照片，想起我珍藏了几十年的振铎公公的两本藏书，于是把它们从书架上取了下来，看着这两本历尽沧桑的书，心里翻腾了起来。这两本书在我心里分量很重，它们是我高中学习外文时的外国文学启蒙书，陪伴我走过了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书上还留下了我那时稚气的中文注释。

这两本书一直在我的书架上珍藏至今，那是一个世纪以前伦敦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英文版小说，是英国杰出的俄国文学翻译家康斯坦斯·加内特(Constance Garnett)女士从俄文原著翻译的。一本是 1912 年初版的《The Brothers Karamazov》(《卡拉马佐夫兄弟们》)；另一本是 1913 年初版的《The Idiot》(《白痴》)。这两本小说的扉页上都有振铎公公的签名和编号，收藏日期都是 1920 年 9 月 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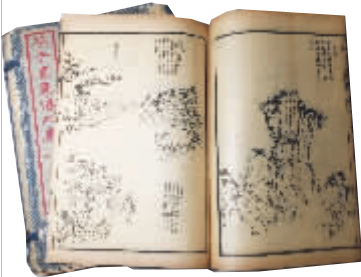
振铎公公的一生和书有着非比寻常的缘分。他爱书，读书，买书，藏书，译书，写书，失书，售书，救书……他离不开书，他和书在一起奋斗了一生。

从明城墙读书会起步的文学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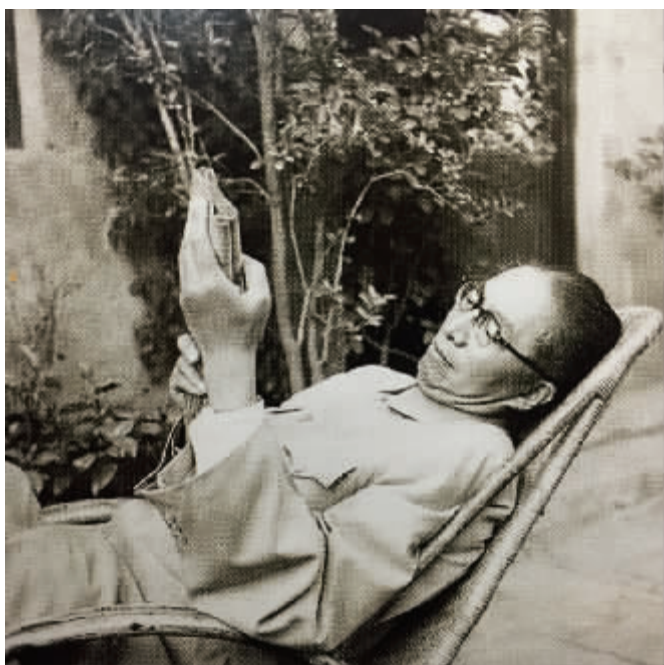
1920 年 9 月 3 日又是个什么日子呢？这里要提一下北平(今北京)明城墙上有一个读书会。1917—1921 年间，在北平高大的明城墙上经常会出现一群年轻学生，他们放学后爬上高高的城墙，席地围坐在一起，拿出一堆花生瓜子，一边吃一边兴致勃勃地讨论不休。这是一个大学生读书会，其中有一位精力旺盛、文质彬彬的书生，他就是读书会组织者，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郑振铎，他的两位好友，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瞿秋白和耿济之(我外公)，以及燕京大学文科学生许地山，中国大学英文系学生王统照等人都兴致勃勃地参加了郑振铎的这个明城墙读书会。这是一群非常活跃的文学青年，他们时常结伴去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借了世界各国文学名著来阅读，也经常写些诗歌、小说和时政评论文章发表在北平、天津、上海的报刊杂志



郑振铎送给耿济之的英文版《卡拉马佐夫兄弟们》



《芥子园画传》



郑振铎

上，后来又发表在他们自己创办的《新社会》《人道》旬刊上。他们交流读书心得，讨论人生，以及对社会和时政的看法，一直到日薄西山，炊烟四起……19 世纪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里、契诃夫、高尔基以及法国作家莫泊桑等人的著作作为这群明城墙上的文学青年打开了视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激励着他们，他们常从城墙上极目望去，想看到新社会的曙光……

他们一边如饥似渴地从书中吸取营养，一边开始翻译大量的文学作品，把书中精彩的新思想介绍给正在经历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大众。瞿秋白和耿济之在 1921 年从俄文原著合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郑振铎从英文转译了很多契诃夫等作家的剧本。1921 年郑振铎编了一本《俄国戏曲集》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包括了他翻译的《海鸥》《六月》、耿济之翻译的《雷雨》《村中之月》《黑暗之势力》，以及其他几位好友的翻译作品。

《俄国戏曲集》出版后，郑先生第一次拿到了稿费。那天中午他极其兴奋，高兴得独自走进一家小饭铺“奢侈”地饱餐了一顿。肚子充实了，他的心里更是充满了自信，接着他去了一家常去的书店，用余下的稿费全部买了书。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文学生涯就从那天正式开始了！

从收藏日期来看，我书架上这两部厚厚的英文版陀氏小说就是他在那个时候购置的，也许正是在那家书店里购买的呢。郑振铎先生爱书、买书、读书，在他的朋友中是出了名的。眼前的这张照片上，振铎公公在休息时仍孜孜不倦地捧着书……

合作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宏大计划

郑振铎先生和英文版《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白痴》又有什么关系呢？

“五四”运动以后，瞿秋白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去俄国考察，郑振铎和耿济之则留在了国内，他们联络了周作人、蒋百里、沈雁冰、叶圣陶等师友在 1921 年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蒋百里当选为主席，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沈雁冰为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小说月报》总编辑。郑振铎起草了会章，周作人起草了成立宣言。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普及文学知识，翻译引进国外先进文学，整理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不久，郑、耿俩人商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合作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并决定首先翻译陀氏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由郑振铎从英译本转译，然后由耿济之

用俄文原版校订。振铎先生译了第一、二章后，因为著书繁忙，一搁笔就是好几年。耿济之在毕业后被派往俄罗斯从事外事工作，空余时间一直在坚持俄罗斯文学翻译，他非常关心这部书的翻译情况，有次在给郑振铎的信中提到自己很喜欢这部名著，很想把它早日翻译出来。郑振铎当时正在进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所耗的时力，直接间接，殆皆在于本书。”他知道自己没有时间，也知道密友的心愿，即刻非常高兴地复信极力鼓励耿济之动手翻译，以早日完成他俩的共同心愿。随后又把自己收藏的英文版陀氏作品寄送给耿济之作翻译时的参考。家母说我珍藏着的这两本英文小说就是其中的两本。耿济之接到书信后大喜，立即停下手上的一切工作，在书桌上铺开了摊子，正式开始翻译起来。《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上半部是耿济之在西伯利亚的领事馆中译成的，下半部则是在上海孤岛时期(日军侵占上海时期)译完的。在日伪的鼻子底下坚持这样的翻译工作，时时要防备搜查，其中的危险和艰辛困苦自然是一言难尽。郑振铎和耿济之深知《卡拉马佐夫兄弟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生命最后十年中完成的最后一部巨著，阐明了他一生对生命的领悟，反映了他的全部哲学思想观念。